

說苑

九十

			二	漢
		九	五	書
一	一	一	二	門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二		漢
九	五		書
八	〇		
函	一		
六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2
冊數	10	(5)
函號	298	6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劉向

說苑卷第九

正諫第九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二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

淺草文庫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諫雖有五用之各有宜不可執一

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

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所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

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裊袵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
 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貧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糴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
 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
 日授蘇從為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
 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
 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
 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

以樂入
 以隱出
 甚

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
 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誣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
 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
 游楮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裋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
 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

無人曰之人字

說得寒
心自令
人聳聽

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謂者入
日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
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
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
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
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
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人情世
事莫不
盡然不
獨此也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
是者一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
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
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
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

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誦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聞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聞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官毒敗始皇乃取毒四肢

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萇陽宮一作本棧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

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
 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
 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
 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
 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
 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
 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

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蕢陽宮有不孝之
 行從蒞藜於諫上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
 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摩左右
 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
 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蕢陽宮
 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
 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

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間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此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與子作与予下同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豐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謀之入
不入於
此求之
惡過

諫苑 卷九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入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

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人遺老而忘死今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徃
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
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
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
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臣不敢正車願得有道木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
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

善於處
事善於
用權

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
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
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
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
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為陵於荆臺未嘗
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
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
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
也

此上古明君賢傳所為豈後世諫臣可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路之嬪以敗於雲臺三月不
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上
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路之嬪敗於雲臺
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
匍伏將答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
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
答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
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
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
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路
之嬪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二十令荆國廣大至
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
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
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
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

馳作馳

無此條

說苑

卷九

十

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

此譎諫也。晏子可稱善矣。

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拔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

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
 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
 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
 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一罪也使諸侯
 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
 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其
 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

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
 御婦人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
 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
 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
 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
 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
 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

所謂正也立朝此也

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遇此二臣猶不廢漆丘之飲景公亦頑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琴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吳以伍子胥月別提

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樓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屣死問疾且能用此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

耳作矣

無遺字

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踈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

說言爲
能以理
奪人

王不我用吾臣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
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讒日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
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及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
專懷強諫沮毀用事微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
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輒
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
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

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
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
劍日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幸託爲亂王顧反
誅我我今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
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
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
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扶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
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
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

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大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

情理自應如此

也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卒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

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
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及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
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
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寫得寒
心如此
而吳王
不悟真
下愚也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
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
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
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
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
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
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
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

說
卷
一

何從倒

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
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為欲湯之冷令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
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
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

名言至
理不獨
為吳王
一時言
也

之乃以擊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
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
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
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
 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
 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
 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
 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
 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
 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

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
 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
 無亡國破家恃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
 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
 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
 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
 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
 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

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劉向

說苑卷第九終

壬午閏三月廿六

鈴木洋校

劉向

說苑卷第十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敬慎第十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

昔成王不別提成作武

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
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
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
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
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
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
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祭
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二道大足以守天下中

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
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
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官成則缺隅屋成則加
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
矣

損益天
道也惟
聖賢能
持之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
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

記

卷一

七

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與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二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

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把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

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

柔上有治之二字

至理存焉豈獨持身法世

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

柔物以柔為德

無乃脆乎叔向日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

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巢而層巢其巔魚
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官成病加於
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
厲三曰謀世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
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
貸

九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
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
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
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
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
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
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
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
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禍福無不自召
信然信然

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_レ足以亡公族不_レ親足以亡大臣不_レ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_レ節足以亡刑罰不_レ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慢大國足以亡

者作功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與師伐魯及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_レ下之地弗求

說苑

卷十

七

說得透
甚使人
悚然

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
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
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
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
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皆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
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
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
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

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
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
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
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
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
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
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

驕傲之心
數語
鍤盡

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
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
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
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
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
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
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途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

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
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贖人
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
日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
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羸
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
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
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

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
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
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
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
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
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
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

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
以圍趙襄子於晉陽决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
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駮乘智伯曰吾
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
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
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
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
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

從快心
說到寒
心皆世
情所不
免

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
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
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
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
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
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
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
不溢者也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
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日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
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
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

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入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死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

言甚正
矣而又
悉於先
軫何哉

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與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

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言字名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何入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

人惑感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
 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日記之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
 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受而不
 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
 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
 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
 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
 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
 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
 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
 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
 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

懼作懼

士生晚
世立身
行道之
難如此

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譏亂正心衆
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前灑
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
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
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
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
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
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

虐

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天道且無嘗何况人事舍敬幾無立足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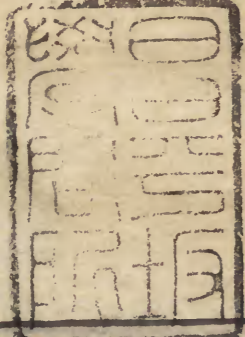
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太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水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卷第十 十五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
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
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
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
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鱸繳尚得
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
入者多行年七十常恐齋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乎

乎作鳥

成回學於子路二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
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劉向

說苑卷第十終

文政辛巳

文政五年後三月廿七日

鈴木洋校

